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四十二

詳校官檢討 臣 劉錫五

刑部郎中 臣 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原任編修 臣 林樹蕃

膠錄監生 臣 溫廷鑑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四十一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六年冬十一月壬寅朔上齋于大慶殿

癸卯奉仁宗英宗徽號冊寶于太廟

兩紀於癸卯乃書上仁宗謚云云英

宗謚

云云

甲辰薦享于景靈宮

乙巳朝享七室齋于南郊之青城

丙午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太祖配始罷合祭天地也還御宣德門大赦天下故事將郊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輅以出至景靈宮止大次袞冕而行事至太廟圜丘亦然還則御太平輦冠袍如初至是始自大次加服大裘而被以袞冕行事

朱本又云稽合古義君子隨之

提舉導洛通

汴司宋用臣言被旨歲運糧百萬石赴西京見今洛水安流誠可漕運已計置截撥東河糧綱至洛口以淺船

對裝計會本路轉運司下卸從之仍候來歲終一全年
見利害別議廢置 熙河蘭會路經略安撫制置使司
言本路今歲蒙差發三路團結廂軍修築新境一帶州
城堡寨緣所役工極衆今止約勝靈西關臨洮臯蘭四
堡尚役五六十萬工若止用保寧六指揮兵興築必難
完就如來春接續興築乞量賜錢帛乘時計置錢物仍
乞於河東陝西近裏團結役兵每路差一千五百人相
兼工役詔熙河蘭會路見在軍須錢物內那撥一十五

貫石匹兩如不足即據數於隣近路分軍須內取撥餘
并如所奏

已酉上批都大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朝廷特以增廣
權賣路分所以改置司名其將事之人資任雖淺不可
不隨宜令與轉運使叙官後詔都大提舉視轉運使同
管勾視轉運判官經制熙河蘭會邊防財用官準此
都大提舉成都府永興軍等路權茶公事陸師閔言乞
於兩處各置管勾文字官一員許不依常制奏差承務

郎以上或選人充其勾當公事官見七員內二員係奏
差五員選於吏部今乞並許本司不依常制奏差指使
五員內有吏部所差不得力之人今乞指名奏易每年
舉選人改官今以舊條通計當舉九人欲乞特添三人
外有縣令小使臣陞陟數止依舊條併舉本司舊支頭
子錢七百緡充公使今乞特添三百緡公使合用酒欲
乞隨所至州郡允那支用以米麴工價筭還並從之
入內供奉官勾當龍圖天章寶文閣馮景言被旨為已

差高麗國信使令排辦修補過河船及案視近便海道
今至登州密州問知得兩處海道並可發船至高麗比
明州實近便詔景同密州官吏募商人齎牒試探海道
以聞

庚戌陝府西路轉運副使李察乞極邊次邊提舉司糴
買場據所有糴本並撥與本司共作一場以鹽鈔錢帛
通糴候罷糴本分廩封樁從之

癸丑中書舍人兼侍講蔡卞乞叙班於兄京之下從之

京除中書舍人在
十月五日丁丑

趙高乞便宜處置邊事詔邊鄙有

警事有奏稟不及者帥臣自當便宜施行秉常兄威明
吉鼐使人以書抵諸帥倨慢他部或拒之不受或受而
諭以當奏朝廷高得書語其使曰爾歸諭酋領國主世
受爵命何故擅行絀廢朝廷問罪猶敢倔強今又狂悖
妄作滅亡無日矣叱去之

此據高神道碑或附
盧秉奏書時更詳之

甲寅河東節度使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判河南府潞
國公文彥博為河東永興節度使守太師開府儀同三

司致仕於是彥博乞免守太師及兩鎮節度上批許罷
兼永興軍止以河東舊鎮守太師致仕仍貼麻行下

據御

集許彥博免兩鎮乃十二月七日指揮今依舊錄并書
哲宗錄元豐八年四月十三日又詔不許彥博免兩鎮
常考或以覃恩中命故也新
紀並書彥博為太師致仕
文武官並以南郊赦書

加恩 御史中丞黃履言準詔具前任禮部尚書不當

發頭子追太常寺吏事今內外官司亦通用此例與刑
部用帖子下所屬不同詔履辦事不直罰銅二十斤

二十

月丙戌趙

彥若云云

乙卯西太一宮使觀文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韓絳
復為建雄軍節度使知河南府 入內供奉官寄皇城
使登州防禦使勾當內東門司宋用臣勾當御藥院

此據

御集

增入

丙辰國子司業朱服言承詔校定孫子吳子司馬兵法
衛公問對三略六韜諸家所注孫子互有得失未能去
取它書雖有注解淺陋無足采者臣謂宜去注行本書
以待學者之自得詔孫子止用魏武帝注餘不用注衛

公對問者出阮逸家蓋逸倣杜氏所載靖兵法為之非靖全書也 知秦州劉瑾言本州倉草場人糧馬料僅可支三五月草支不及半月轉運司收糧價小無人肯入中必致有誤歲計詔轉運司全失計置宜下王欽臣分析欽臣言瑾始至不知本末故有此奏戶部言詳瑾欽臣所奏不同乞令欽臣往秦鳳路措置令瑾協力應辦如有闕即一等論罪從之

丁巳朝奉郎錢長卿為校書郎上批長卿獻文頗有辭

彩故也 開封府言據司錄司抵當免行所言熙寧十年始立年額其賞罰條約依三萬緡以上場務法自元豐元年至五年併增當立新額戶部詳度欲酌中用元豐二年三萬九千七百緡為新額從之

戊午樞密都承旨客省使秀州防禦使張誠一為明州觀察使 朝請郎蒲宗閔為都官郎中以上批張汝賢定奪宗閔與郭茂恂互奏事多不當以茶法推行之初宗閔能協力職事不為異論所搖可免劾特除郎官故

也給事中韓忠彥言奉議郎蔡延嗣除蔡河撥發綱運按延嗣形質怪惡每於班列之中人多指為戲笑有玷朝選詔罷之知密州范錡言轄下板橋鎮隸高密縣正居大海之濱其人煙市井交易繁夥商賈所聚東則二廣福建淮浙之人西則京東河北三路之衆絡繹往來然海商至者類不過數月即謀還歸而其物貨間有未售則富家大姓往往乘其急而以賤價買之在海商者十止得其四五之直而富姓乃居積俟時以邀倍

稱之利欲乞於本州置市舶司於板橋鎮置抽解務籠
賈人專利之權以歸之公上其利有六使商賈入粟塞
下以佐邊費於本州請香藥雜物與免路稅必有奔走
應募者一也凡抽買犀角象牙乳香及諸寶貨每歲上
供者既無道塗勞費之役又無舟行侵盜傾覆之弊二
也抽解香藥雜物每遇大禮內可以助京師外可以助
京東河北數路賞給之費三也有餘則以時變易不數
月坐有倍稱之息四也商旅樂於負販往來不絕則京

東河北數路郡縣稅額增倍五也海道既通則諸蕃寶貨源源而來每歲上供必數倍於明廣二州六也有是六利而官無橫費雜集之功庶可必行而無疑况本州及四縣常平庫錢不下數十萬緡乞借為官本限五年撥還詔都轉運使吳居厚悉意斟酌條析以聞居厚言其取予輕重之權較然可見於今無不可推行之理欲稍出錢帛議其取舍之便考其贏縮之歸仍上置權易務差官吏牙保法請自七年三月推行居厚又言先準

御前劄子欲置板橋鎮權易務與蕃漢商賈交易與明
廣州市舶實不相妨復準朝旨欲依范鶚奏請置抽解
務如此則牽制明廣二州已成之法非浙廣江淮數路
公私之便海道至南蕃極遠登萊更北密邇遼人雖立
透漏法勢自不可拘攔而板橋又非商賈輻湊之地恐
不可施行

元祐二年十月行鶚言

詔中書省置點檢房令舍人

通領

乙未恭謝景靈宮 資政殿學士降授正議大夫呂公

著知揚州從所乞也 通議大夫知單州呂惠卿為資

政殿學士知定州

十二月二十
二日改太原

庚申恭謝萬壽觀回幸尚書省駐輦令廳顧謂執政曰
新省宏壯甚與官制相稱王珪等對規摹制作皆出聖
謨次至僕射廳又曰新省制作非苟而已卿等宜率勵
官屬勉修職事既又召尚書侍郎以下隨其曹問以所
掌職事甚悲因戒勅曰朕所以待遇責任非輕宜各思
自勉盡心職事乃傳詔尚書省執政官與五服內未仕

者一人承務郎六曹都司吏部尚書至員外郎遷寄祿

官一等賜吏史有差遂幸凝祥池中太一宮集禧觀

新紀

但書幸尚書省官僕射丞家一人進尚書以下官一等舊紀并書詔語

辛酉通遠軍齊瑪克堡故弓箭手指揮使李清弟忠為三班借職初清為西賊所執故官其父用為奉職致仕已而用自陳乞納官以與忠故有是命

甲子詔給未鹽錢二十萬緡付陝西轉運司市芻糧封椿京東路轉運司言問得泉州知海道商人言兩番

奉使若至楚州僦船泛海至密州板橋鎮不過三二日
詔新差津致兩番國信等物內臣速治舟依此路起發
仍令轉運司那官緣路照管 提點京西北路刑獄公
事梁燾言西京伊陽縣汝州魯山縣買製造軍器所木
植結纜中賣數多今冬農隙入山事材來春冰開乘水
起運其間民力益少暇日乞免兩縣來年夫役從之

陝西轉運司言乞下戶部右曹於元賜廊延路入便錢
一百萬貫數內金部於元豐六年額鈔公據內並重別

印給公據各一十萬貫其公據每道作錢五貫及十貫
差使臣主掌赴延州交納兌換京師所給公據赴省毀
抹所貴乘時糴買從之仍令印給公據限五日使臣限
十日至延州

乙丑分命輔臣祈雪 王珪等言車駕幸尚書省自尚
書以下並遷秩臣等職在近輔豈可復與諸曹例霑聖
澤竊不自安乞寢罷上曰君臣之際惟義而已尚書以
下既已推恩卿等義所當得毋固辭也 通直郎都大

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陸師閔言比者賈種民重立茶場法並用年終額外增剩依江湖淮浙六路賣鹽條支賞其立額并其餘增虧比較賞罰並依課利場務法茶場司專條更不用管勾官賞罰減監官之半而不給賞之法切詳本司與天下課利場務不同如鹽酒之類皆以本息通立額而本司但以淨利為額今用種民之法須當用本息別立祖額如用本多收息薄通比祖額增則受賞用本少收息多以息填本通比不及祖額則受

罰深害茶法不可施行詔茶場司並用舊條其戶部議
法不當尚書李承之侍郎蹇周輔各罰銅六斤金部郎
中晁端彥員外郎井亮采各罰銅八斤戶部及都省吏
各罰銅有差

師閔云賈種民立法
而種民獨免罰當考

丙寅贈西頭供奉官郭世及為皇城副使以與西賊戰
死故也

丁卯樞密都承旨明州觀察使張誠一提舉經度制置
牧馬三班奉職皇甫旦言初為三班借職累立戰功

至如京副使秦州第四將駐階州時將下兵級孫化等謀叛臣於將司劾實斬之亦自劾專殺之罪有司論臣雖為監臨主司於法不應決獄以鬪殺論當杖死蒙恩貸配沙門島復蒙恩許臣効用立功然累從偏師不得一當陣敵今李憲遣臣將命董戩鄂特凌古呼致達勒達等赴闕乞賜叙理詔特以遠使幹辦遷一官 詔步軍營手第一等並令兼習神臂弓從郭忠紹請也

本志有此但不載請

人 上批故宗室顯官尊屬旅殯京師僧寺凡數喪未

舉葬欲因號王世清新喪卜日西行宜令相度可否以聞於是太史言歲中已無大葬日來歲甲子乃皇帝行年不可用

戊辰詔陝西河東路轉運司祈雪於名山大川

已巳都水監丞陳祐甫言田棐任淮南提刑嘗言開河其後淮陰至洪澤訖成厥功獨洪澤以上未免興役臣今相度既不用牐蓄水惟隨淮面高下開深河底引淮水通流則於勢至易其便甚明計行地五十七里賦工

二百五十九萬七千役民夫九萬二千一月兵夫二千九百兩月支麥米十一萬斛錢十一萬緡限二年開修從之仍止限一年令蔣之奇陳祐甫同提舉先是之奇言長淮洪澤河實可開治願亟興功詔祐甫相視故有

是詔

舊紀書作洪澤河新紀不書明年三月十八日賞功祐甫相視在八月己卯

熙河蘭

會路經略安撫制置使李憲奏臣僚奏蘭州守禦須及一萬人今在州總計六千六百餘人臨事旋乞益兵竊慮誤事本司契勘蘭州依百步法止合用六千四百五

十六人本州通計僅及八千人自可有備走馬承受閩
仁武合守季蘭州亦復畏怯不免牒梁安禮前去尚慮
仁武素無心膽自為張皇不敢一面勾回熙州兼臣已
遣弟宇往蘭州照管伏望下入內省嚴責臣男穀蹉程
前來上批李穀已出門更不須指揮梁安禮既隨將官
往蘭州其閩仁武仰却歸熙州守季

此

此據御集要見蘭
州守城人數故附

十二月辛未朔詔贈太尉富弼進馬價其餘之升

朝官加勲依宗室法並自武騎尉始舊法升朝官加勲

內殿崇班內常侍賜勲並自騎都尉始也

朱本簽貼云此條未經刪

定合刪去今復存之

提舉熙河等路弓箭手營田蕃部司言新

復境土城寨漸修築畢可興置營田內定西城通西寨

康谷寨榆木全堡四處營田見闕農作廂軍二百人部

轄人員軍典十六人乞依熙河路修城鳳翔府簡中保

寧指揮簡填闕額法許本司於秦鳳涇原熙河三路廂

軍及馬遞鋪卒選募人給裝錢二千從之手詔李憲

近據諸邊盛報夏賊點集稱欲入寇及正旦進奉使人
逼期不見入界必緣有請不售理須亟突為患爾宜深
以大寇為念夤夜廣思追逐計策勿使枝備小大失稱
以誤國重事

士申詔監察御史陳師錫送吏部師錫乞罷貢舉及太
學試律義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上批朝廷比年修廣學
校訓迪士類兼用經術法令長育人材俾之成就以充
任使從政以法令為本師錫不達朝廷造法大意乃欲

罷諸生習律倡為詖說惑亂士聽故也

師錫事更須考詳蘇軾元祐初

薦師錫清要侍從奏云神宗擢師錫第三人及第有意大用後為臺官因論舉人試律則害道德之教不合時議遂出補外尋罷試律先帝首與牽復大用之意愈堅當考

詔配沙門島人前入

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內東門韓永式配隸日久近經大宥可送唐州牢城免刺面上批祭奠高麗國使楊景略等奏辟李之儀書狀官聞之儀雖諳達吏方隨器可便然文章之稱不著士論緣高麗俗喜文中夏詞格乃彼所視效宜得問學博洽用字整秀者乃稱茲選可召

赴中書試擬用書狀進呈弔慰蕃辟官準此

癸酉詔李憲夏人已肆陸梁時貢不至近齋去賜董戩
鄂特凌古詔勅書爾宜深加體量如董戩委未與夏賊打
和即詔書國信物色令今來先發去達勒達輝和爾四部首
領賜與董戩鄂特凌古委曲曉諭早令遣四部首領歸族
下點集兵馬前去禦賊候大段立功斬到賊首萬數已
上至時亦有恩命與董戩鄂特凌古餘更縷細開諭之勿
令信賊詐誕以壞漢蕃兩家深重呪誓仍賜董戩雜花

暈錦旋欄金束帶銀器衣著等有差 錄潭溪歸明人

楊晟象為右班殿直楊晟嚮為三班奉職楊昌卑為三

班借職後湖北轉運司言晟嚮大首領桀黠能用其衆

又以為左班殿直

四月二日三日十一日又十月十八日

詔六曹尚書

侍郎累奏吏史當汰宜令速立選試法 詔寺監官雜

壓在寄祿官通直郎之上者經恩許封贈 手詔李憲

得錄奏董戩鄂特凌古蕃字觀其情辭忠智兼盡顧中國

食祿士大夫存心公家者不過如此紬繹再三嘉美無

已兼兩所回委曲頗中事情甚得朝廷欲命之意緣今
夏賊姦謀不小直欲併亡一路深入腹裏襲我之虛切
不可以平日抄掠千百騎待之也宜大為經畧廣作枝
梧勿令得志貽患異日昔嚙和斯首領博囉齊斯多特輸忠
朝廷協力擊賊後成奇功殺李繼遷於三十九井當時
朝廷報賞甚厚今董戩鄂特凌舌既效誠如此宜更激勉
使深入賊土求如上功以稱朝廷撫厚之意 詔馬軍
兵級年五十以下武藝生疎給限教習不成或體肥及

指臂有病可以教習步軍武藝者並改刺步軍 廊延

路經略司上有戰功人詔蕃官左侍禁卓龜凌遷四資
賜絹五十匹巴特瑪且幹遷三資絹三十匹齊默特伊朗遷
兩資絹二十匹輕重傷並依格奪得馬給馬外賜絹十
匹 手詔李憲西賊首領最為兇黠者惟星多哩鼎而
自來多於本國西南邊出入料彼方蕃部必有能識其
狀貌者宜多方選委將佐廣募蕃兵有能別識之人令
密結敢死儕類遇事謀生擒致之不然斬首前來以圖

練蕃部鈴轄及皇城使蕃兵將官酬之

乙亥分命輔臣祈雪 手詔李憲近麟府廊延環慶涇

原路探事人言西賊點集河南河北諸監軍司人馬或
稱十分中五或稱九分並要於十二月十五日葫蘆河
取齊雖作過路分未知其的然聚兵去處必是委實不
可不廣為枝備仍付熙河蘭會路經略司宜同思為備
勿誤朝廷重事 詔開封府界保甲餘丁投軍更不會
問即斷罪放停已及一年者聽充軍父母願放者勿限

年三路準此 命給事中韓忠彥館伴遼使初命禮部侍郎李常上批西邊事未定北人至闕須語及之恐常不知西事本末緩急難酬對故也 補輝和爾達勒達首領五人並為軍主歲支大綵二十匹 樞密院言準詔董戩所遣引伴輝和爾達勒達首領李察爾節可遷一資李察爾節見為都軍主舊官職次以上無可轉詔都軍主上增置副都指揮使都指揮使兩階

丙子董戩輝和爾達勒達進奉人辭上顧輝和爾首領曰汝等

種落生齒凡幾何對曰約及三十餘萬壯可用者幾何
曰約二十餘萬上又顧董戡首領曰自歸屬本朝後常
與夏國通好乎對曰昨夏國屢來言若歸我即官爵恩
好如所欲臣等拒之曰自屬聖朝荷國厚恩義不敢負
上曰嘗與夏國戰否對曰西人寇邊屢曾率衆出戰奪
得其城堡及獲首級甚多上曰歸報董戡令盡心守圉
各賜器幣分物有差首領嘗與夏國殺敵有功者賜槍
旗器甲 奉議郎編修軍器什物法制蔡碩為軍器少

監上批碩於器械工作程式極為究心頗臻智巧故有是命

戊寅內殿承制閣門祇候溫從吉為禮賓副使從吉嘗有邊功乞罷閣門祇候故遷承議郎權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范峴言檢會府界諸縣秋夏之賦收歛多不以時而酒稅課利習為虧欠故本司五年間蒙朝廷賜借六十餘萬緡不足以應用臣自被命以來鈎考督責遂稍增集而今歲之費粗為充給若非諸色官吏

畏法致力何以有此臣昨嘗奏乞差勾當公事官一員
或未許添置則乞以提舉司管勾官兼充上批宜特創
添差與本司勾當公事官一員令自選奏差 右諫議
大夫趙彥若言王事之本陰陽為先月令孟春之月命
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所以致驩聲而達陽
氣是以王者游豫燕飲與衆人同樂為天下自娛感召
和氣之端贊化育而參天地也伏緣正月陛下嘗謁景
靈宮臣比陪從至繼仁殿竊見聖情思慕猶如前時公

卿侍臣無不惻楚伏惟孝治之至大舜何以加臣敢過計豫言者以慶壽變除歲月漸遠而少陽用事生氣尚微若孝思發中或復感動慮於時令有所未順雖上聖至德非可以常經格之然屈已從人亦明主之所不違欲望將來繼仁殿所陳服玩酌獻之初覽從隱蔽抑忍聖意奉承天時無虧孝慕之誠以順陽和之令自景靈宮十一殿成上每行朝獻之禮凡百餘拜及繼仁殿必哀慟良久禮畢進湯又哭宣曹評曹秀行家人禮至是

彥若以為言上深嘉獎然猶不聽

己卯詔給度僧牒千為專一製造軍器所食錢禮部言
度僧牒已立額歲給萬今年已給九千一百二十七額
外並來年數御史蹇序辰言江南東路自李琮根究
虧陷稅役官吏率以減裂未得均平乞本路各委逐縣
令佐限一年重根究令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司考察其
能改正虛冒數多者追前官所得賞授之仍案前官之
罪從之詔來年歲賜夏國銀並賜經略司為招納之

用

癸未上批諸路并畿內保甲率五六年案閱一周惟河東以金帛不豐十一年乃遍晉人土性悍勇俗尚武事又介居二敵之間講勸武功不可反居諸路之後可下吳居厚於京東新法鹽錢內歲賜十五萬緡豫買紬絹選澤州助保甲司給賞自今年下半年為始提舉茶場陸師閔乞川路買茶起綱場監官十員並許不依常制指名奏差從之河北緣邊安撫司言安肅廣信軍

權場使臣乞許於大小使臣內選差從之 朝請郎令
綿言宗室袒免以下孀居婦乞量給請受詔太宗正司
詳度以聞既而不行

甲申入內供奉官寄內藏庫使慶州團練使宋用臣為
昭宣使寄資及遷一子官文思副使秦士禹供備庫副
使楊琰等八人各轉一官減磨勘二年皇城副使董嘉
言殿直李旻減四年殿直張立借職元貴減三年侍禁
劉懷禮減二年大將張徽等四人減四年其餘更卒匠

醫諸色祇應人轉一資賜帛七匹者五人轉一資賜帛五匹者八十人轉一資賜帛三匹者五十人轉一資者五十人無資可轉者並賜帛三十匹又賜帛三十匹者二人二十匹者七人十五匹者七人十匹者十五人皆中書奏擬上親改定賞修尚書省之勞也尚書省即殿前司解舍地為之自令僕射丞左右司六曹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廳事下至吏舍為屋四千三十一間以五年五月癸巳即工六年十月庚子乃成後用臣乞以一

子遷官恩贈曾祖思恭捨宅為多慶尼院歲度僧尼一人從之上稽古董正治官既復尚書二十四司職事初作新省其規摹區處詳密曲折皆出制旨裁定用臣承詔督工作壯偉雄盛近世未有也又以舊中書東西廳為門下中書省都堂為三省都堂徙建樞密院於中書省之西以故樞密院宣徽學士院地為中書門下後省列左右常侍至正言廳事直兩省之後都承旨司直樞密院之後由是三省樞密院位著官儀煥然一新矣

戶部侍郎蹇周輔乞選官相視韶連郴道等州水陸徑路通賣鹽稍均淮鹽於本路關鹽州軍兩路鹽法並準江西廣東見行法詔荆湖南路提舉常平等事張士澄轉運判官陳偲措置以聞

七年九月十二日士澄偲上其法元祐元年閏二月四日

士澄等貢呂陶閏二月末奏議可考

大名府路安撫使司言博州軍資

庫有熙寧元年河北安撫使滕甫吳克用空名勅告召人進納見錢九千九百四十五緡乞以修完本路州府城櫓從之知成都府呂大防欲編排四尺二寸以上

馬百匹進呈如堪配軍即乞依此收買從之 同提舉
開封府界保甲呂公雅言本司封樁乞召人用抵保糶
買立限納錢詔依時價糶減元價不得過二分

乙酉給廣西路轉運司度僧牒百五十修宜州懷遠等

縣城

六月
戊申

丙戌詔自今臣僚所授旌節碑印亡沒並賜葬不即隨
葬者徒二年因而行用者論如盜用官文書印律 右
諫議大夫趙彥若言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又曰冢

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皆舉大體故陳平言宰相上
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
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蓋據此以為說也周禮大宰
分職則詳是知三公之官不無吏事之責風聞去年官
制初行有司議同職犯罪四等自是律文之正固當以
時舉行而執政大臣不以為便乃引陳平之言自解而
廢沮法律正文必若所云宜知大體然前時執法奏大
臣不置都簿大臣亦奏御史臺不置都簿以報之近日

執法奏大臣依刑部申不用符召寺更大臣亦奏執法
前在禮部不用符召寺吏以報之執法者既罪白而罰
當矣臣獨疑大臣不能以道德承聖化而專任小數校
量必勝失大臣體自謂得計而內不憂于職事外不畏
于人言以此為調燮之功則似非天意以此為輔佐之
效則實負聖明伏計寬仁未忍切責願垂戒勅俾知省
思庶有恐懼之心可以助致和氣不報

朱本云無施行
刪去今復存之

禮部召吏在

十一月甲寅

都大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陸師閔

乞依舊許人買在京臘茶入陝西計所得淨利立額本
司於息錢認還戶部乞令榷茶司歲認淨利錢萬四千
一百緡詔戶部依所申數除之 熙河蘭會路經略安
撫制置使司上修蘭州堡寨文武官功狀詔第一等遷
一官銀絹六十第二等遷一官第三等減磨勘三年遷
官人若見任朝奉大夫及諸司使以上並回授與子有
官者其提舉并應副糧草官依第一等不入等人支銀
絹六十

戊子詔劉昌祚聞西賊大小首領頗以族帳投來乞居
新築城壘慮詭計多方以壁壘既堅未易力勝故遣腹
心投來一旦且為內應慶歷中李士彬龜鑑不遠使來
者終無姦狀亦耗蠹邊粟可但於鄜坊丹州間生養之
候邊境安定然後徙置寨上從其所欲 戶部言奉議
郎邾亶乞通行廣東有餘鹽往廣西荆湖江西福建等
路內江西一路差三司副使蹇周輔相度施行果利便
亶昨乞運廣東鹽往湖南路郴全道三州乞選官相視

詔送湖南路提舉常平官

朱本移入七年九月十二日
已酉書周輔相度江西廣

東在元豐三年

九月二十八日

庚寅勒停人六宅副使新河東路第四將邢佐臣為崇儀副使權發遣寄嵐軍

辛卯皇第十二子生遣雍王顥告于太廟

舊紀書皇子
似生新紀不

書

賜陝西轉運使李察空名度牒五百道應副環慶

寧州內外修完城壁樓櫓并守禦軍器什物和雇脚乘等每道為錢十三萬

壬辰資政殿學士新知定州呂惠卿知太原府

十一月十八日

州知定

上批追官免勒停衝替人孫諤元犯情為可矜

今求哀朝廷又經大宥可除落衝替諤初為國子監直
講坐受參知政事元絳屬從孫伯虎為小學教諭追兩
官諤上書自訴言太學之弊臣不與焉陛下憐臣於衆
中而有司案臣於事外況臣與元絳本不相識就令今

日見臣絳終不識臣面蓋以為詔獄成於鍛鍊也

朱本簽貼

云前史官鍛鍊之言出於誣毀今刪去新本已復存之諤衝替在二年五月十七日

戶部狀新

權提舉成都府路常平等事韓玠言廬州泌陽縣界馬
仁陂遺利乞下京西南路提舉司相度從之樞密院
言夏國尚未以時入貢慮緣邊不能禁止邊人私與西
界交易詔陝西河東經略司申飭法令毋得私縱

癸巳魯國大長公主卒上未御晨膳亟臨奠哀動左右
輟視朝五日罷上元燒燈追封荆國大長公主遷其子
右驍驍副使曹暉領秦州團練使曹暉領成州團練使
明年啓敢出殯皆不視朝又臨奠之

舊紀書主薨新紀
不書舊紀又於七

年正月十四日書以公主
喪罷觀燈新紀亦不書

甲午貶光州防禦使駙馬都尉曹詩令家居省過以手
詔詩不能仰稱朝廷選尚爵命恩德數以帷簿不謹浼
撓大主致悒怏成疾又隱蔽不以時聞乞呼醫治療終
於沉痾不起故也醫官及勾當公主宅內臣並坐責罰
舊紀書曹詩以帷簿不謹大主疾
不以時聞降官云云新紀不書

詔開封府陳留縣
置保甲都作院修二十二縣兵器從提舉保甲劉瑄請
也瑄又言諸縣保甲戶有年已成丁尚為稚小以避役

者欲乞本司官因巡案相視年貌收入進丁詔巡按見
教保甲有人材不任事許追餘丁相視年貌選擇又言
鄆陵縣巡檢戴思先引見第一都保甲減磨勘三年今
按閱八都保甲畢更減三年以五年轉一官餘一年候
磨勘收使從之詔開封府界團教保甲武藝各應格
劉瑄除西上閤門副使詔戶部右曹令侍郎專領尚
書不預

乙未蕃官堅多覓為通遠軍密棟族巡檢熙河蘭會路經

略司薦其累有戰功也 廣西經略司言歸化州言交

趾聚兵欲復取本州交人昨以追捕儂智會為詞侵犯
歸化今雖退保巢穴猶常有窺覷之意今智會稱如交
趾再犯本州難禦即投省地智會既不能堅拒交賊若
令在彼不免致寇詔熊本委曲曉諭智會徙置內地仍
相度把拓歸化州要害隘路如交趾復來即是無故入

省地自可移牒問罪

七年五月庚戌

丙申吏部侍郎陳安石等言乞以侍郎比類直學士例

封贈父母從之著為令

己亥文彥博言仁宗皇帝賜臣御書以卷軸甚大私家難以寶藏遂送功德院寶勝禪院安置因建閣奉安愈為精嚴每年乞特賜撥放童行一名從之

庚子以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承議郎范岫直龍圖以上批畿內用度常苦闕乏歲仰朝廷應副范岫涖事未久已能營職考績甚優宜獎之以勸四方將漕使人故有是命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四十七人天下上戶部主戶
千一百三十七萬九千一百七十四丁十六百九十五
萬四千二百六客戶五百八十三萬二千五百三十九
丁八百一萬五千九十四斷大辟二千六百七十一人
自熙寧初始變礬法歲課所入元年為錢三萬六千
四百緡有奇併增者五歲乃取熙寧六年中數定以一
十八萬三千一百緡有奇為新額至元豐六年課增至
三十三萬七千九百緡而無為軍礬聽民自鬻官置場

售之歲課一百五十萬斤用本錢萬八千緡自治平中
至元豐數無增損云

此據食貨志附
元豐六年末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四十二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七年春正月壬寅涇原路經略司言乞改造神衛素鐵甲為偏挨從之

甲辰手詔李憲得來奏稱賊兵渡河寇本州事如素有指準固已甚善惟是深戒將佐更切謹重勿輕冒賊鋒

誤國重事更多方處置仍告諭城中仰堅心一志守禦
俟賊退敗當有重賞餘見被寇城砦準此諭之仍日逐
飛奏前來

朱本增入墨本無
之本州蓋蘭州也

文彥博言臣前辭闕下

之日嘗奏得致仕後當親辭天陛臣今得請欲赴闕廷
降詔從之

乙巳正議大夫滕甫知筠州甫罷安州入朝手詔謀逆
人李逢乃甫之妻族近親不宜令處京師可與東南一
小郡故也甫上書自辨尋改知湖州

五月二十二日辛酉乃知湖州甫薨

誌云勅使謝裡市物于安州因緣為姦民被其毒甫容
疏其姦狀上為罷黜裡自安州入朝未對而左右有不
悅者又中以飛語復貶筠州士大夫為甫懼或以為且
有後命甫語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何憂哉乃
上書自明上覽之
釋然即以為湖州 又詔李憲走馬承受閩仁武奏蘭

州賊馬鉅萬為數不少其多方取萬全處置勿致倉卒

為蘭州之累

朱本
增入

汝州言梁縣民沈宣喪母既葬不

塞墓門畫負土夜附棺而卧居三十六月乃閉墓門為
墳塋廣百尺妻高氏亦有孝行詔賜粟帛

丙午右龍武軍大將軍洺州防禦使世準為金州觀察

使安定郡王會稽郡王世清既卒宗正言世準於太祖

太宗之後最長當襲封故命之

新本去朱本會稽郡以下新紀書封洺州防禦

使世準為安定

郡王舊紀不書

丁未手詔李憲西賊圍蘭州日久未退除朝廷已降指

揮諸路各出兵牽制外宜速遣諳事信熟人檄董戩鄂

特凌吉出兵腹背攻討之更廣求間路探候城中息耗仍

諭在城官吏伺察姦細守城人頻令番休勿使倦怠穩

審處置勿誤重事

朱本

陝西轉運副使范純粹入對延

和殿

初七日純粹有數劄
今刪取一二附此日

先是純粹言伏見邊患未平

儲備方急而本司職務經累年軍事之餘上下侵蠹極
于殘弊事力已竭無所取濟利害紛錯大非章疏可盡
臣愚待罪劇部亦已久矣雖適此困匱之時若但為平
日經常之計則多方營致粗可枝梧若將來遷事再作
久不解兵即儲廩大計決無可辦之策自非躬至朝廷
曲折講畫上稟聖訓改更措置即他日必致誤事邊防
之重上繫國體臣敢苟計目前嘿嘿自處伏望聖慈察

臣意在職事特許臣兼程前去暫至闕庭上殿敷奏所
貴一路大計上遵成畫不致誤事許之

六年十二月三日奏

於是

純粹言契勘本司昨蒙朝廷差委王震會定五路年計
錢物凡逐路歲支之數纖悉具見無容不盡自軍興以
後須用名數十倍常日而芻糧價直所在增貴且如王
震會定日將糧草約以中價米斗六十五文足今來沿
邊諸路如帥臣所在米斗猶不下一百六十文足草束
不下六十文足他皆稱是其外城堡砦又非此比方之

會定所約之價相遠如此兼契勘本路利源所入全藉酒課而比年米麪價貴本重利輕况會定之日除比歲內實收應副實支外尚有四十四萬餘貫不足年計奉聖旨只令本司那融應副今歲入不加於前日而歲費倍多於昔時又糴入貴賤如此之不同則大計盈虛於此可見臣殫思竭慮恨無長畫以致豐富惟戾衆斂怨百計愛省庶有小補若但以目前會較即幸可枝梧惟慮疆場緩急別有大段添屯軍馬或年歲之間重兵未

解則事力匱竭計無從出臣不愛一身之責實恐臨時上誤國事伏望聖慈深賜矜憐特自朝廷講議持久取濟之術令臣得以遵奉

奏議正月七日
蓋上殿劄子也

又言臣昨奏事

延和伏奉德音訪以新復諸城形勢利害雖已詳具敷奏伏蒙宣諭令具所見文字上進臣契勘延州帥府北距生界地不百里平川廣野謂之中路乃夏賊奔衝之地而元昊昔年入寇之所也形勢淺露莫此為甚昨因修復塞門故寨增展得道路四十餘里雖未能絕深入

之患而屏蔽帥府粗加深嚴此實廊延大利也又通遠軍以北定西一帶元係夏國婿喀木所據之地也通遠不滿百里自開拓熙河以來更西大路與羌地咫尺犬牙相逼時有侵扼之害昨因諸路出兵羌族遠遁朝廷乘時遂舉定西之役故通遠形勢自此深密此熙河之大利也至於其餘新地所建城砦或臣嘗親到或采諸人言在形勢無所增加而歲費浩大支計不充百姓困於供輸有司疲於漕餉况日煩朝廷補助曷有已時雖

愚臣識昧事機言涉狂妄而朝廷計宜久遠寧據目前
伏望聖慈博行詢謀稽考羣議他日或因時遇事以存
廢之計少留宸衷天下幸甚

正月九日奏

戊申河東路經畧使王居卿言諸州多流人往西京乞
賑濟下等戶仍權住諸司糴買俟歲豐計置詔轉運提
點刑獄提舉司自非見闕軍糧並權住糴買提舉司量
減元直廣糶保甲戶放稅雖不及七分闕食者亦賑濟
轉運司催殘零稅及積欠並倚閣

辛亥手詔李憲蘭州信息不通已幾旬日可速以重賞募人間路前去問達及日逐具事宜以聞所有見屯驅逐番應援兵將宜更籌策方略俾之前去奮擊力取萬

全勿誤重事

新本去朱
本此段

上第七女卒生才五歲母林

婕妤也輟視朝三日追封申國公主醫官皆坐責右

羽林軍大將軍程州防禦使令廓襲封越國公詔提

舉京西等路常平等事承議郎葉康弼衝替以戶部言六年終提舉官歲考功過簿康弼比諸路上簿獨多故

也 勒停人通直郎劉誼為宣議郎

壬子河東經略使呂惠卿言新復境土差遣有關官處
乞許選擇奏舉又言河東廊延新修城寨相接乞許兩
路各差官會議並從之 提舉河北保甲司言保甲逃
亡免教乞給捕賞外更立藏隱之家追賞法所藏家雖
誤相容隱亦不免追賞錢詔三路知情傭雇藏隱逃亡
保甲之家減保甲罪三等許人告均出賞錢兩犯捕獲應
配者追其半餘以保甲司封樁錢支開封府界準此

環慶路副總管曲珍言子卞死事蒙推恩六資乞與婚
及召門客教諸弟姪候堪任差使具名奏乞詔曲卞二
女候出嫁夫與三班借職所乞召門客不行 景思誼
母德安縣太君董氏月特支錢二十千候思誼子有俸
日住支 陝西轉運副使范純粹言沿邊諸路番兵捉
生請受其逃亡事故人馬並不開落偽冒批勘乞責將
副依正兵例開收兩月一點閱從之

癸丑手詔李憲得來奏以蘭州境內賊馬已退賊傾國

而來彼費已大洎入漢境盤泊旬日卒無所得大衆傷夷而歸在我固已收全功矣宜遍諭諸將勿以不能尾擊多所斬獲為恨又詔憲羌賊堅悍兇惡如此若非官吏軍民人懷忠義安能卒保無虞除已齎賜官吏銀合茶藥及士卒銀碗外仍據城上城下用力輕重等第支所給絹去外宜速編排諸司所有絹十萬匹以備使臣到日宣賜并具功狀火急保明以聞當與優賞其蘭州城裏宜內塲下濶二丈上收五尺馬面中間更增散樓

予一座五間仍添置砲臺為便可速具以聞

朱本增入
新本並刪

去舊紀書癸丑夏人
寇蘭州新紀因之

遣入內供奉官石璘傳宣撫問

守城將校并賜蕃官銀合茶藥諸軍特支 詔戶部侍

郎蹇周輔罰銅六斤員外郎陳向八斤坐違法割移門

下侍郎章惇俸錢於相州繳回故也 吏部言準詔定

奪繪像臣僚之家食祿之法看詳致仕停俸年七十以

上受官事故勒停無叙法殘疾不堪入仕不理選限之

官欲並不為食祿人從之 詔廣南西路累任轉運使

張頡陳倩副使苗時中馬默朱初平吳潛判官朱彥博
謝仲規各罰銅二十斤坐本路提舉常平等事劉誼於
桂州治廨舍費官錢萬緡轉運判官許彥先奏劾頡等
不覺察也 呂公著自定州徙揚州請覲許之是日入
對言邊境無虞不宜生事又以前歲上嘗屬疾勸上以
宗社自謹重已而言定州官吏坐小法皆奪官衝替如
臣忝竊已厚固無甚害自餘小官皆失所宜定州以禁
卒護重役人而議獄者以為犯編管人用遞鋪法豈非

舞文耶若於法明審則理官不當復引不應為律矣上
意悟諭公著曰朝廷姑欲法行耳然此法誠未明當更
增修之公著既辭未行即除資政殿大學士

除大資在
壬戌今并

此

且謂執政曰仁皇侍從所餘無幾咨嗟久之尋又復

光祿大夫其後定州官吏被譴者自列於朝詔即御史

臺詳定既而明其非辜悉除之

除職復官釋定州官
吏當各附本月日

甲寅賢妃朱氏進位德妃

兩妃並
書此

詔賢妃邢氏於奉先

資福院側修佛寺賜名多慶禪院歲度僧二人紫衣或

賜號一人仍給官田十頃 手詔李憲西賊雖已傷敗
散去然兇酋星多哩鼎者倔彊任氣深慮耻於傷殘不
快所欲忿不思難出我不意大斃其人乘隙忽有奔衝
不可不念宜多方廣布斥候督責守將無怠防慮仍頒

弓箭火砲箭百萬有餘以備禦賊

朱本所增新
本並刪去

詔蘭

州賊馬已退其河東路差下出界牽制將兵更不消前
去如已入界即不用勾回

密記十
四日

又詔涇原軍馬更

勿發行

此據
御集

上批同提舉河北東路保甲秘閣校理

劉定祈恩蔭子以職事勤瘁特許依舊館職條同提舉
河東保甲秘閣校理黃庶同功一體可亦令奏薦毋得
為例 范純粹奏鄜延叛添東兵在延州及極邊城寨
駐劄臣愚竊謂一年之內邊事之甚可防者不過半年
如大暑大寒之月皆非賊兵舉動之秋雖於春陽之時
彼方人飢馬瘦借有出沒不過妨撓耕種或小小鈔劫
而已只可用逐處蕃漢土兵其東兵自可遣泊內地就
食詔令經略都總管司相度聞奏

密記十
四日

乙卯手詔李憲夏人自連歲不時點集之後人固已有
受其弊者又圍犯蘭州大衆傷敗之餘士氣摧喪在理
可知兼兇酋星多哩鼎殘忍虐用其人今既不能如欲
上則必得罪於其國中下須逞其躁心及彼羌戶必有
不自安之人疑可乘時開以重利俾有內向之心廣肆
招徠以衰賊勢仍時出精銳塞外撓其春耕為今之宜
最為困賊上計爾宜圖之仍賜錢一百萬緡絹五十萬
匹為修築備禦錫賚之費

朱本增入新本並刪去又按
丁巳日墨本書賜錢一百萬

付熙河蘭會經略司
當即是此詔所云也
又詔憲西賊自蘭州挫銳傷夷之

後聞其中欲得內附者甚多未知虛實可責委守將多

方招徠或專遣一二近土有機智官如康識輩主其事

此於方今邊計不為小補兼繫賊彊弱事實不細
朱本增入

新本並
削去

丁巳詔戶部支積剩錢百萬緡付熙河蘭會經略安撫

司於新境計置糧草修補守具

疑此百萬緡即乙卯詔書所云但朱本既增入

詔書又不削去墨本
此段當存一去一

詔保甲犯罪情涉凶惡速具奏

聽裁

此事必有故當考

戊午右侍禁閣門祇候朱伯材遷閣門通事舍人以德妃進位恩也知開封府王存言司錄司左右軍巡院

獄空乞付史館詔王存遷一官餘官令第勞上司勲

舊紀

書戊午開封府獄空新紀不書

詔河東鄜延環慶涇原路經略司如

無大段賊馬嘯聚可遣邊兵分屯免虛食貴價糧草

己未陝西轉運副使范純粹言綏德城當夏賊之衝乞立軍額以米脂義合浮圖懷寧順安綏平六城皆隸焉

又言昨王震會定五路錢物以沿邊糴買鈔付逐路經
略司管認糴入支遣昨因軍興以經略司專治兵旅遂
令轉運司復管勾至今未罷乞沿邊糧草職事並依元
降會定朝旨手詔兵食相資實為一事况熙河路已總
於李憲等故得首尾相關財用出納稍能省吝則諸路
無有不可兼領之理自今陝西軍須經費經略轉運司
隨路通管其餘職事毋得侵紊

二月二十七日改此又
六月二十七日當考

詔奉宸庫選玉造磬從協律郎榮谷道請也後禮部

乞就差太常博士楊傑審定玉磬音律提轄管勾從之
辛酉左右司言給陝西河東官俸餘職田支鹽鈔二十
五萬八千五百二十六緡無拘收法詔已支錢令戶部
限五年還戶部言欲令河北路提舉司以歲計餘錢借
措置糴便司兩路不過百萬緡從之

本志有此
乃撫月日

責授

黃州團練副使蘇軾言汝州無田產乞居常州從之元
豐中軾繫御史獄上本無意深罪之宰臣王珪進呈忽
言蘇軾於陛下有不臣意上改容曰軾固有罪然於朕

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珪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之句對曰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已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上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珪語塞章惇亦從傍解之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俱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卧龍豈人君也遂薄其罪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然上每憐之一日語執政曰國史大事朕欲俾蘇軾成之執政有難色上曰非軾則用

曾鞏其後鞏亦不副上意上復有旨起軾以本官知江
州中書蔡確張璪受命王震當詞頭明日改承議郎江
州太平觀又明日命格不下於是卒出手札徙軾汝州
有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之語
軾即上表謝前此京師盛傳軾已白日仙去上對左丞
蒲宗孟嗟惜久之故軾於此表有疾病連年人皆相傳
為已死飢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之句也

此據李丙
丁未錄增

入不知丙傳之何書八年五月六日起知登州
非秀水閒居錄云蘇軾既貶黃州神宗每記憐一日宣
朱勝

諭曰國史大事朕欲用蘇軾成之執政有難色帝曰軾不可用則用曾鞏鞏不能副帝意又有旨軾以本官知江州蔡持正張粹明皆稟命禹玉以為不可又令與江州太平觀禹玉亦以為不可其後禹玉作相帝語及軾復欲用之禹玉曰軾有詩云此心惟有螭龍知方陛下飛龍在天而不知敬反求螭龍乎章子厚曰自古言龍非獨人君之稱人臣亦有稱龍者帝曰然如荀氏八龍孔明卧龍是也既退子厚謂禹玉曰相公乃欲覆人家族耶禹玉曰此舒亶語耳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勝非所錄比丙差不同如王珪獨不可江州及太平觀再命并章惇詈珪云當并考王鞏聞見近錄具載欲令修史及江州并太平觀事又載王珪舉螭龍詩則以為已在黃州非初下獄時也當并考朱勝非所錄蓋全用鞏舊書

蘭會路沿邊安撫司

言蒙賜藥箭二十五萬如西賊圍城放箭出射慮賊反

射入城乞賜藥解詔後苑東門藥庫給五十斤 上批
近指揮將來朝廷案閱保甲令諸路提舉司擇藝成者
先案聞提舉司乃以意欲與賞及成就巡檢處偏擇當
案保分不時教習甚失朝廷觀作之意可令提舉司毋
得預定合案閱保分 手詔李憲蘭州賊退已久其城
守有勞之人至今未見第功奏上可速具飛遞以聞本
路地形據賊上游夏人姦心日有窺伺理須守禦亭障
百色具備可令役兵併力修治熙州十分堅固外其餘

保若亦皆增修要使一路內外率有堅城之恃應于守禦器仗非本路可辦者一一覲縷奏來當自京師發去

朱本增入新本並刪去

入內供奉官勾當龍圖天章寶文閣寄

內殿崇班馮景元轉一官仍寄資以上批蘭州保守無

虞緣景元初建議修置故也

此據御集

壬戌監察御史張汝賢為侍御史知雜事汝賢吉州人也詔給廊延路功賞左藏庫絹六萬元豐庫四萬

左右司狀御史房置簿書御史六察官糾劾之多寡當

否為殿最歲終取旨陞黜御史房舉發逐察不當及失察不盡等事歲終亦乞比較從之

甲子知渭州盧秉知延州劉昌祚各罰銅二十斤坐得蘭州被圍關報不即出兵牽制也

乙丑戶部言陝西轉運副使范純粹言銅錢三監所用銅錫乞額外給依例封樁本腳錢又乞於本路難得錢處用公據并減紬絹價易錢如諸路沿邊闕錢準此又乞沿邊所費解鹽並令轉運司自以鈔赴解池請鹽或

召商人入中應副邊用其李稷元奏更不施行並從之

李稷元奏

右諫議大夫趙彥若言伏見尚書省聽事寫周

官篇此朝廷稽古命官之本也周官大旨在乎得人故
曰不惟其官惟其人又曰官不必備惟其人今門下侍
郎章惇尚書左丞王安禮並無行檢非周官之所謂惟
其人也自居執政未聞有補而異黨復一人畏其彊僚
屬觀望雖謫不悔權勢至此不宜處位請皆外補以肅
具臣後四日手詔朝廷自修復官政小大羣司各有職

守昨降黜諸寺監丞簿後上下尤知謹戢罕有僭紊近
彥若輒侵越御史論事不可不懲乃降一官試秘書監
戊辰二十八日乃降責今并書 異黨復一字必有誤
新本亦然當考正之朱本簽貼云無案據遂削去張舜
民誌彥若墓又不載當日彈辭 舊紀書戊辰趙彥若
論事不循分守罷右諫議大夫降為秘書監新紀不書

成都府利州路鈐轄司言相度臣僚上言者乞移蕃
驛於玉壘關及漢蕃博易增差禁軍本司今相度欲乞
移永康軍牛溪關依舊於蠶崖關置城寨不須移置蕃
驛詔增差禁軍等不行其乞移牛溪關於蠶崖關送尚

書省從之

丙寅手詔李憲比西賊攻犯蘭州之始城壘兵防未有十分可恃所以人情惴恐不得不爾今賊已解去則前日憂虞戒心未易可忘除兵防以縣官財用所繫未可增加外其城守之具與夫壁壘繕治宜急為之除熙州以根源所繫先次修治固已甚善餘係近裏所繫重處亦宜速具奏以聞不可日稽一日緩急有誤重事

朱本增入

新本並刪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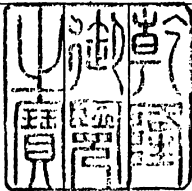
中書省言尚書都省門狀刑部牒有賣肉人

擅入比部門已送開封府省門授事不稟都省其使臣
欲上簿上批本差內侍守門止為與外廷臣僚無交涉
得以盡情譏察出入若申解一賤隸令稟都省則動有
忌憚何事不廢自今但干違令出入事命官奏聞吏史
以下送所屬 賜陝西轉運司度僧牒二百修延州城
及廨舍

丁卯詔葭蘆寨居山形勢嶮絕非出兵便地縱賊大至
不過城守兼本寨城圍止千餘步步立一人止千餘人

加計倍之二千人足矣今經略司都不恤邊費視朝廷財用輕若泥沙無故輒屯重兵情不可赦其王居卿雖已離任令提點刑獄司追上案罪以聞

戊辰詔知開封府王存依倣六典京府并尚書省六曹事目參定分案體式以聞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四十三至
六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原任編修臣林樹蕃

謄錄監生臣董誠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四十三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七年二月庚午朔河北轉運使措置河北糴便吳
雍言見管人糧馬料總千一百七十六萬石奇贏相補
可支六年河北十七州邊防大計倉廩充實雖因藉豐
年實亦更能幹職同措置王子淵在職九年悉心公家

望考察成效以勸才使詔賜子淵紫章服

六年五月十三日子淵同

措置其提舉糴便糧草則在熙寧八年四月矣子淵傳云舊制邊防常儲三年粟至是真定儲八年定州九年詔書嘉獎賜三品服按賜服緣吳雍論薦八年九年之儲雍功不及此恐傳飾說當考

李憲上

蘭州城守追敗西賊公狀詔憲保守一路有勞降勅獎諭賜銀絹三千統領東上閣門使王文郁為四方館使榮州團練使皇城使康識為東上閣門使嘉州刺史走馬承受梁安禮遷三資同總領蕃兵將西京左藏庫副使韓緒遷二資閣門祗候馬仲良及管當公事李穀遷一資寄資

諸將第一等西滌院使王恩等八人各遷二資減磨勘
二年第二等供奉官崔朝等六人各遷二資第三等承
奉郎王秉等五人及監司張太寧馬申胡宗哲管勾文
字使臣李宇各遷一資選人鍾傳循二資內侍省高品
準備差遣羅承憲換入內高品餘以格推賞陣亡諸軍
賻絹軍員三十匹下至遞鋪二十匹

李穀此月二十四日乃除熙河路勾

當公事此已云勾當公事不知何故又據御集正月二十
十五日手札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勾當延福宮李穀
守蘭州有功今來赴闕可特遷東頭供奉官仍
持添差勾當後苑然則此云勾當公事誤也

河北

轉運司言保甲三百許人入澶州觀城舊縣鎮劫民財
物詔追赴澶州根勘同提舉開封府界保甲呂公雅監
之先體量作過因依以聞樞密院言公雅與知澶州呂

希道乃叔姪欲改差河北西路轉運使呂溫卿詔止差

京東路提點刑獄李宜之

改差李宜之此據御集此月十四日十六日四日一日可

并考

寶文閣待制知渭州盧秉知湖州

此月八日丁丑依舊任

辛未文彥博乞免入覲日都城外御筵及見日對御賜

宴詔許免郊勞御筵

詔聞西賊犯蘭州有鳳翔府庫

負節級自城中投賊令李憲具逐人投賊因依及骨肉
親踈服紀以聞 又詔鄜延環慶路如有合興工城寨
許和雇人日支錢百米二升禁軍願就雇者聽樞密院
檢會今年正月二十八日范純粹奏舊條保甲遇旬上
每人日支口食米三升鹽菜錢一十文契勘正兵每遇
差出以至戍邊每人只日支口食二升至二升五合今
來保甲既有鹽菜外其口食又增多正兵所請之數伏
乞將應係保甲請給錢米舊條並行刪修除鹽菜錢依

舊支給外其口食每人並只支二升詔依舊日支錢一

十文外支與口食二升半河東依此

密記二月二日

壬申詔官吏遷入新寺監如輒敢穿穴牆屋移毀門窻

者計所損坐贓論罪輕杖一百寫畫屋壁從不應為重

法 卹延經略司乞選保安軍蕃族貧闕單丁弓箭手

刺充捉生從之

天章閣待制知慶州趙高知渭州

二月

八日丁丑
依舊任

李憲乞招討西賊及上撓耕策詔盧秉昨

得蘭州關牒不具以聞及不遣兵牽制已令趙高往代

其令李浩同姚麟領兵出界招討委李憲計會趙高詳度施行其逐路出界將兵可乘隙伺便為倏往忽歸之

計毋得調夫運糧

元豐八年八月八日王覲言可考

詔自今外任官

乞赴闕奏事如到闕無所陳或所陳皆常事非不可形於文字者委御史臺彈奏御史蹇序辰言左司貲外

郎魯伉前任江西提點刑獄巡歷至洪州受公使庫月給及以官錢自貸職田所得米備償乞正其罪詔轉運司體量以聞伉尋卒遂已賜秦州度僧牒百十五以

修城

癸酉詔錄蘭州守城功內不願轉資人賜絹二十四匹

太僕少卿吳安持等言昨奉使至遼於十二月問館伴

耶律儀知高麗使在遼廷儀言高麗國王徽今秋卒長

子勲嗣位六十日又卒今立徽次子運權知國事已遣

使封冊

此月丙戌可考按遼史載記高麗大安元年冊勲子運為國王今以運為徽次子與遼史互異

甲戌文彥博入覲置酒垂拱殿上命酌御樽酒一卮賜

彥博面諭云知酒量未退可飲盡彥博再拜以謝

舊紀書甲

成彥博來朝燕垂拱殿新紀不書

復西上閣門使狄詠為東上閣門

使客省副使張守約為西上閣門使詠等先坐亡所部

兵被責以碁叙復也 詔諸陵三巡檢下土兵各以百

人為額 都提舉汴河隄岸司奏乞不許在京賣茶人

戶等擅磨末茶出賣許諸色人告首依私贖茶科罪支

賞從之

此據鹽法冊元豐七年二月六日敕增入要考見初置水磨月日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初置水

磨又八月十二日

又是年六月一日

丙子門下省言度僧牒已著令每道為錢百三十千檢

會救夔州路轉運司每道三百千以次減為百九十千
欲送中書省價高處別取旨從之

丁丑宣德郎新權發遣同管勾河北西路保甲張亞之
權發遣陝西路轉運判官既而與盧秉趙嵩范純粹並
依舊上批宣德郎曾孝廣久官鞏洛諳悉公私人情利
害論事詳敏可就差知外都水監丞 詔京東西路保
甲免教閱每都保養馬五十匹給價錢十千京東限十
年京西十五年數足其當優卹量佐芻粟等令轉運提

舉司同議仍專置官提舉其京東西路鄉村以物力養

馬指揮不行

五年二月二日又九月十四日又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日本志云京東京西路既置提

舉保馬司乃罷此兩路鄉村以物力養令而諸路戶馬悉廢專為保馬矣初置戶部在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先是點檢京東東路刑獄霍翔言齊淄等州民號多馬

禹城一縣養馬三千牝馬居三之一臣近因巡歷密案

視民養馬雖土產者骨格亦高大可備馳突之用兼齊

州第六將騎兵多是東馬與西馬無異雖民間比官中

養馬芻秣不多然而不有所免則無以為勸緣民之所

欲免者在於支移折變春夫賊盜數出賞錢保正保副
大小保長催稅甲頭保丁巡宿十事臣即以此事自付
禹城縣勸諭願養馬之家已應募者計馬四百四十八
壯馬二百六十三牝馬百八十五然未見所免之利而
願養者已多乞應諸路鄉村戶不拘等第高下如願養
馬並許自陳除依條分番教閱及覺察同保違犯并勾
集追捕賊盜外與免十事內有田五頃許養馬一匹五
頃以上二匹十頃以上物力高强恐妨差使不在養馬

之限其牝馬須四尺二寸以上牡馬四尺三寸以上大縣毋過五百匹許養牝馬三之一及委本州通判春秋呈驗當日放散外其餘約束一依朝廷近降民馬指揮上批送吳居厚相度居厚言馬政實為國家大務其次莫如財利民之安平又無若制禦盜賊今轉運軍須年計大半出於折變之物稍有侵耗即無從補助自保甲之法行於諸路其正副盡得一鄉材武之士譏察盜賊所在衰減今募民養馬之法若與免大小保長支移催

稅甲頭春夫賊盜數出賞錢保丁巡宿七事實便公私
可施行手詔三省樞密院進議京東西保甲養馬事謂
當留俟兩路使者以決可否惟朝廷大政廟堂之上令
所自出若持心狐疑無堅決定論反求可於將命使者
自非明於利害忠特不回之人孰不觀望措議二三破
壞其事可更審詳若果有害民必不可施行所見官具
事理論奏苟無弊也即宜并心一意協力奉行時五年
二月也於是悉施行之

霍翔二年八月除京東憲六年
十月徙成都七年二月十二日

提舉京東保馬舊錄載霍翔奏及手詔並於五年二月五日丁巳朱本移入七年二月五日甲戌今附八日丁丑又疑手詔不在五年當是六年冬末或七年春初也

中書省言御史翟思論

延州通判吳安憲務專郡事多自判決始送知州劉昌祚書押昌祚每有可否輒復沮抑遷怒吏史或至竄逃今昌祚言州事大小元立定施行次第與安憲協力推行安憲才力彊敏頗有顯效上下分守實無侵越詔翟思折奏思言御史風聞言事若詰其所從來則自今人相戒無敢復言臣恐言路壅塞無以稱耳目之任

范純

粹奏議有辨安憲不卹浮言劄子乃正月十一日
昌祚云云蓋與純粹同安憲倖延純粹所辟也

知

明州馬琬言準朝旨募商人於日本國市硫黃五十萬
斤乞每十萬斤為一綱募官員管押從之

戊寅上時御延和殿戶部司農以職事對也

己卯詔已降指揮宮城西北建二王外第可速計度限
二年畢功以雍王顥等屢請出居故也 提舉經度制
置牧馬司言見差供奉官劉威於京東路揀買騾馬已
五箇月餘方揀買過南京曹濮濟鄆州五處中格馬四

百八十匹緣本路尚有十四州軍欲乞就差本司揀買馬供奉官白居易計會劉威分定到州軍揀買所責早得辦集上批新令已賦馬於京東西諸都保內均養其牧馬司恐更難與百姓爭市以增平日之直可更相度

處分

此據御集

庚辰詔牧馬司毋得差官其買馬亦毋選鄉村所養只

委劉威選諸軍市戶馬

御集云本路更不買馬今從實錄

熙河蘭會

路經略司言董戩遣人以蕃書來已回蕃書約令引兵

深入瑪爾默滿裕克家詔朝廷素知董戩事力不能大抗西
賊但不與夏人結和已於邊防有助委李憲自今所與
蕃書不須過當督責秦鳳路經略司言對境尚有賊
馬未敢放漢蕃諸軍詔諸路無寇已散遣兵馬委經略
司詳度如賊不大入寇即以次放散李憲言本路上
下蕃土兵自軍興以來未嘗更下近乞歸營補洗詔昨
新發往永興軍駐泊將兵可權差半將往代下蕃人

潞州觀察使贈彰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濟陰榮

王宗輔卒濮王第七子也上既臨奠手詔曰朕自嘉祐中從先皇帝入居儲宮離濮邸已二十餘年今日緣奠故伯宗輔因得趨謁濮安懿王祠堂顧瞻諸伯叔父所存者無幾皆齒髮衰遲儀形非往日之比深用惻然其

議加恩諸父

兩紀皆略載詔語癸未日封嗣濮王等

熙河蘭會路經略

安撫制置司奏夏賊舉國圍蘭州將士隨機應敵殺賊數萬城壁無損乞優賞官吏并錄舉人鄭暉等功詔推恩官吏暉等與諸州文學賜知開封府王存獎諭敕

書銀絹百匹兩府推判官胡宗愈等銀絹三十匹兩初
存等奏獄空命如故事遷官而門下省謂前此存等以
獄空遷官或賜章服才半歲今又推賞不可乃命止賜
詔及銀絹而已

辛巳提點成都府路刑獄朝散大夫霍翔提舉京東路
保馬同提舉開封府界保甲朝散郎呂公雅管勾京西
路保馬資任請給恩數同三路提舉保甲並賜紫章服
降引進使高州防禦使李浩為四方館使皇城副使

吉州防禦使苗履為左藏庫使以奏賊犯蘭州事異同也。知大名府王拱辰奏勘會貧下保甲潛投軍者甚衆逐時覺察依條糾斷卻押歸本保數內有柴立林貴二人曾有祈告辭狀情甚懇切謹具繳連進呈臣以保甲賊盜繫民休戚所以輒冒啟陳惟望聖慈深察特賜裁幸上批契勘禁保甲投軍條其賣盡地土之人該與不該勒還本色進呈是日詔不候造簿免第五等戶保甲事狀限令詔到三日內聞奏。

此據御集又劉摯作王拱辰行狀云三年秋大

享明堂詔入陪祀既畢召對曰北門常須舊德而卿故治也當再勞卧鎮之又屈指數曰某年名卿歸矣時三路籍民為保甲下戶皆不免日聚教之提舉官禁令苛急河北保甲往往為盜賊百十為羣州縣不敢以聞拱辰極論其弊謂非止困其財力害其農業所以使為不良者法驅之也將恐浸淫為大盜可憂願蠲裁下戶於是主者指拱辰沮法異論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章入不已天子始悟保甲之為盜也六年三月拜安武軍節度使再任按拱辰以三年九月二十六日除知大名府摯行狀即繫論保甲為盜於其下拱辰論保甲為盜蓋再任後乃言之七年二月十二日御集所載是也拱辰傳稱初籍民兵請稍蠲下戶當即指此然實錄不載不知下戶竟免否當考

壬午詔新定京東西保甲司計都保養馬雖已頒下而

畫一未具有司觀望必持兩端宜趣吳居厚燕若古沈
希顏速赴闕與新差提舉官於中書省兵房同六房舍
人議定畫一以聞若古時為京東提舉常平希顏為京
西轉運判官

御集三月六日
令居厚等上殿

又詔州縣除依條不許

干預教閱外其保甲有違犯及當撫諭彈壓巡教官指
使違法自當覺察施行若失舉察保甲司按劾從同提

舉河北路保甲李寧請也

李寧同提舉永興等路保
甲改河北路乃二月二日

癸未皇伯淮康軍節度使濮陽郡王宗暉為鎮安軍節

度使進封嗣濮王武勝軍節度使天水郡公宗晟為安
化軍節度使高密郡王皇叔彰武軍留後宗綽為建寧
軍節度使建安郡王保平軍留後宗隱為昭化軍節度
使安康郡王鎮寧軍留後宗瑗為崇信軍節度使漢東
郡王定武軍留後宗愈為感德軍節度使華原郡王涇
州觀察使宗勝為武勝軍留後祁國公亮州觀察使宗
楚為鎮寧軍留後鄖國公蘇州觀察使宗祐為定武軍
留後華國公淄州團練使宗漢為成州防禦使鄴國公

以手詔推恩也

并庚辰日嗣漢王自宗暉始新紀止書宗愈以上六人舊紀

並書宗勝以下四人

樞密院言聞澶魏作過保甲多為人倡率

別無情理官司已許首身欲降指揮首身保甲如為首倡率及拒捕傷人並追鞠餘皆放罪令赴教從之是時狄諮劉定縱保甲暴橫州縣不得拘問澶魏保甲白晝劫略驚動一路而朝廷不聞其實自此河北盜賊公行

多保甲也

朱本簽貼云自是時至多保甲也無本底前史官之妄合刪今從新本復存之此月一日

十七日又四月二日觀城事并十四日朝城臨漳等事可考御集七事與狄諮劉定相關今悉附見賜狄諮勸

會河北民兵教肄之初方籍諳曉始末之人委仗近得卿奏假疾遽欲解去甚幸付任之重訓民紀律雖綱目出於朝廷而左右推廣輔行悉在事始選任總轄官司朝廷本意固非輕有付授擬欲俟効實著見增扶賜金終老其事況卿朕所自擇雖異日就膺節鉞尚不可易此職任況今事方草昧乎宜體朕意更不得別有奏陳劉定非此諭之俾知朝廷選任本意安心職守兼璋已令依舊勾當去訖御集第一百五十六卷無月日璋已令依舊勾當不知是何人當考又賜劉友端勘會本路保甲近日已來頻有生事如數十人羣行盜斫榆柳及強入鎮市典質物色并起逐巡檢等不少顯是巡教官不得人有以致之及提舉司失於譏察緣上件民兵是第一件朝廷大法深恐因循損害可而諭狄諸等更切用心多方防範照管及仰躬親火急前去上項曾經生事去處體量因依聞奏如河東與本路密邇緣提舉官王崇拯為事密細分外用心職事至今保丁事藝亦

已增進凡百並得安貼可亦諭與狄諮使知原委御集
第一百六十卷亦無月日又樞密院奏奉旨內黃縣
作過保甲令追付大名府并巡教官指使使臣不合聚
集保甲在一教場教閱並根究取勘具案聞奏未審令
劉友端與王子淵同共監勘御批王子淵充專一推勘
劉友端依已降指揮監勘餘依擬定指揮元豐七年正
月二十八日下又提舉河北東西路保甲狄諮奏契
勘內黃縣作過保甲已収捉到一十七人推究外有二
百三十八人赴縣已令依舊在場教閱務要衆心安貼
今來北京留守司指揮密切知在本司看詳衆人既已
散在村落難以密切知在若行拘管又恐人心驚疑別
致生事致本司難以施行伏望朝廷特賜處分御批其
北京留守指揮顯不中理難為施行可大急劄下保甲
司照會元豐六年二月六日下又提舉河北東西路
保甲狄諮奏準樞密院劄子奉旨內黃縣作過保甲令
勾赴大名府并巡教官指使使臣不合聚集保甲在一

場教閱差王子淵就本府專一推勘其提舉官失覺察
並於案後收理臣恐王子淵近日到北京取索供荅文
字待罪又恐違出巡日限御批宜令依例火急出巡訖
奏元豐七年二月七日下又權發遣同提舉河北東
路保甲權管勾提點刑獄劉定奏準朝旨為定安鎮韓
張鎮定安鎮屬大名府元城縣縣韓張鎮屬大名府朝城
縣等處保甲及羣賊等強解錢物事令躬親監督捕盜
官掩捉者體問得當日因保長捉劫賊在寺保丁楊萬
壽等同守罪人只有李福王定等八人曾到市戶家解
錢除李福等八人未獲楊萬壽五人見禁外別無多人
所有定安鎮元申免惡三二百人及稱鬪敵顯是虛張
事勢不惟意望功賞兼欲歸咎保甲官司已推究想中
報不實及會到酒務內牆見在元不推倒已牒本府施
行御批詳定所奏其元初作賊事理未情亦無兇惡跡
狀乃是素懷不忠異議之人張大扇搖意在破壞保甲
成法以至上達朝廷為之動心再行處分兼特差官窮

治其事致騰播張皇駭聞四方極為不便宜火急下劉
定令密切具析元初張皇官司火急聞奏仍令不得輒
有避忌不盡元豐七年二月八日下實錄見十六日
又權發遣同提舉河北東路保甲權管勾提點刑獄劉
定奏體問澶州勘觀城縣解錢公事禁繫三十餘人節
次不住勾人欲乞指揮承勘官司不得容見禁人投蔓
追證御批檢舉近日已降指揮令勘院火急將不係首
謀作過之人指揮到日並行踈放訖奏仍令王子淵李
宜之並發歸本任及元巡歷去處止令劉定往來催驅
結絕仍並從急遞中指揮更不送門下省元豐七年二
月十七
日下

甲申詔京東轉運司高麗使入貢依式用妓樂如使人
辭免即聽

乙酉刑部言沈括準赦量移詔更候一赦取旨 手詔

李憲趙高上章祈免易守平涼朝廷以其情辭迫切已
可其奏又内外在位近臣少有練達邊務宜膺是選者
不得已始令盧秉復還舊任爾宜照會近日處分施行

宋本增入
新本削去

上批據劉定言澶魏保甲初無凶惡跡狀

乃是素懷不忠異議之人張大扇搖破壞保甲成法以
至上達朝廷為之動心差官窮治其事駭聞四方可下
劉定密切具析元初張皇官司以聞無得避忌不盡仍

下李宜之王子淵見鞠保甲事限十日結絕杖以下勿

禁

下劉定據御集在二月八日又十七日令王子淵李宜之歸本任只委劉定結絕所有限十日令李宜之

王子淵結絕御集乃無之四月十二日

徙知秦州天章閣待制劉瑾知

應天府以御史朱京言瑾狠愎傲虐乞選忠厚可屬任者代之故也責授昭化軍節度行軍司馬均州安置王詵為諸衛將軍潁州安置

丙戌詔高麗王子僧統從其徒三十人來遊學非入貢也其令禮部別定僉勞之儀吏部乞於四選補算學博

士闕從之

御集二事今附此明州奏高麗國發禮部侍郎崔思賢前去告哀及有國王子僧統大師

領僧約三十來人欲同告哀使來本朝作功德本州未
有高麗告哀使及王子僧統到州迎送館設等儀式安
泊差人引伴沿路驛程供給並未定式御批宜令本
州通判引伴赴闕其待過禮數專下馬疏依倣王子赴
闕已定式令從僧俗攢宜裁定一面施行訖奏即不得
稍有削薄虧損朝廷待過恩意其安下去處即令火急
選擇本州將好僧院一所併治整潔仍令差下引伴赴
闕通判官同在本院筵伴上宿仍隨所闕器用諸般物
色逐旋差僧一一畢備齊足不得小有闕悞仍從急遞
中指揮更不送門下省其僧統左右得親近者三兩人
比附上節例施行元豐七年二月十七日下奉國軍
奏入高麗國溫式船回到定海縣稱新國王亦是身亡
見今國主是前國王第三子及稱欲遣僧來作功德呼
為僧統御批除迎候王子僧統自從別降朝旨外餘並

依常使例惟不用花樂仍仰轉牒緣路
州軍準此元豐七年二月十七日下

李憲乞遣李

浩出兵偽示取靈州詔憲只依先降撓耕指揮及行招
納新格 又詔御史臺以侍御史知雜事為侍御史不
帶知雜事以言事官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為監察御
史侍御史恩數並如知雜事左右巡使及監察使名並
罷左右巡案令本臺隨事併入朝堂百司案驅使官仍
除去四圍字主簿檢去官仍舊各一人 文彥博言先
準勅立家廟歲入祭用酒以臣隨行公使酒供辦今臣

致仕不欲沾酒以祭乞於河南府公使庫逐祭寄造酒
十石從之 詔陝西河東沿邊舊城寨見闕官處委經
略司選才力使臣自今見任官毋得移近裏及別委勾
當違者監司體量以聞

丁亥步軍副都指揮使邕州觀察使劉永年卒輟視朝
臨奠之贈崇信軍節度使謚壯恪後詔弟永壽遷遙郡
防禦使更官其親戚一人

戊子手詔李憲得回奏淺攻擾賊春耕若如所畫理固

甚善所未可知者我兵出境非十餘萬衆果可以致傾
國點集否又天都老小苟聞大兵之出果震驚不奔駭
渡河而肯置之會州之側使我得以招携否使上件聚
落如我所料團聚不散則所謂二十二鈐轄者果可以
一呼使之改社內附否此事首尾恐未詳密則不若且
如去年三月中及暮秋李浩苗履楊吉等出塞已見事
驗為忽往倏歸之計甚便宜審圖之

朱本增入新
本並削去

庚寅左班殿直馬誠自言本德順軍弓箭手遷官時以

戰功吏部右選有德順軍巡檢闕以臣土人法礙差注
欲望以戰功差授上批吏部雖當用常格緣邊寨主兵
官正要得生長彼方諳習山川迂直向背之人乃可緩
急將兵出入不失地利宜依所乞

癸巳李憲言子穀漸可驅使乞一隨行差遣庶得倚信
上批特差穀充熙河蘭會經略安撫制置司勾當公事
又詔憲近據具析到熙河岷州通遠軍及河州擬修
三關堡合用守禦器具萬數非本路可辦今擇其緊急

要用者黃樺神臂弓黃樺烏梢金線弓各三千張斬馬
刀劈陣刀各一萬柄新樣齊頭刀一萬五千口黑漆獨
轆弩二千枝黑漆床座一千副竹手牌五千面起節長
鎗弩五千枝錐槍一萬條氈二萬領黑漆欒竹長牌一
千面躬甲弓長箭二十萬隻神臂弓箭三萬隻獨轆弩
箭二十萬隻馬黃弩箭五十萬隻神臂弓火箭十萬隻
火藥弓箭二萬隻鐵甲三千領皮笠子一萬頂火藥火
炮箭二千隻火彈二千枚鐵額子五千枚先次發去仍

令憲督促役兵修治城壁去大河結凍時月空隙無逾百十日寸陰至為可惜理須上下竭力俾工作日見程緒乃所望也

朱本增入新本削去大河結凍恐非二月未所當云更詳之

甲午熙河蘭會路經略司言虎翼卒郝貴等捕獲逃亡未獲守城有功詔依例給賜銀絹以守城功除其罪

丙申陝西路轉運副使王欽臣言近準朝旨軍須經費令經略轉運司通管臣見范純粹說昨入奏嘗乞用王震會定法臣竊以出納之吝謂之有司不愛財用者將

帥之事兩者得其人則交濟若合為一職則勢有所不行而帥臣是費用之地雖使之通同聚斂所入不補所出唯倍責財本雖王震會定之法亦未可行然亦不須改法候邊事少息物價復常乃申前制伏望且使仍舊則有司不失其守詔轉運司官合議以聞既而葉康直李察皆言沿邊糴買事乞依會定法施行軍須經費難令經略司通管詔依康直察所奏其正月己未指揮勿

行正月己未十九日也又六月二十七日乙未當考自既而以下朱本增入却刪六月二十七日墨本

知河南府韓絳言故宰臣張知白止有一子早卒無人承繼蒙恩欲望於其本宗擇一子承知白後從之其家舉故虞部員外郎昭立子敷繼知白下禮部言敷昭立嫡子不當為人後又故虞部郎中張珣妻高氏言第三子沂屬尊且長乞以為知白後不受所賜官詔河南府令知白族人依世次推擇有行誼一人以聞 殿前都虞候沂州防禦使苗授為容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揮使

丁酉以蕃官如京副使高永堅為莊宅副使統領官副
總管曲珍知環州張守約降敕獎諭各賜銀絹二百將
官杜紹折可適劉甫張誠各遷一官蕃官吹羅以下功
次遷官減磨勘年有差環慶路經略司上珍等出界功
也

永堅或與曲珍張守約同
功賞但實錄不詳耳當考

詔鄜延環慶熙河蘭會

路經略司西賊昨經蘭州傷敗又向夏暑非舉動之時
頗留戍邊兵馬虛食邊粟可相度依差去先後減遣歸
營戶部言見緡不多請發東南諸路積剩錢百萬緡

置物貨輸元豐庫變易見錢以備支用從之 詔開封

府界戶馬並以家產鹽稅為定

五年五月五日霍翔云已移入七年二月八日

又五年八月七日并七年二月八日及此日又三月二十三日皆合參考

戊戌詔門下中書外省立三省樞密院吏不通轉額法